

掀開臺灣博物館研究的新頁

王嵩山

摘要

博物館研究所致力於探索博物館誌(museography)與博物館學(museology)之性質及其與社會文化發展的關係。以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文藝術、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博物館繁衍場域作為舞臺與實驗室,浸淫於博物館比較研究、博物館詮釋與溝通研究、應用博物館學等三大領域。博物館研究所的成員們將建構實踐網絡與實踐社群,從事研究、教學與行動互為主體的專業訓練與工作。不論是教學者或求學者,都將選擇某一項博物館專業為發展面向,厚實某一種學科知識,並以某一個地方為範疇、熟悉某一類型的博物館,藉以教學相長、養成創造的能力;通過理論研究、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之既分殊又整合的途徑,以文化思維、社會關懷與設計美學為基調,反思式的參與臺灣新博物館運動。

關鍵詞：博物館研究、博物館學、博物館誌、博物館詮釋與溝通、博物館讀寫能力與良能

近年來,如同在歐美國家,蓬勃的博物館現象已蔚為獨特的臺灣社會文化事實(socio-cultural facts)。博物館事業不是一個中性的存在;複雜的博物館範疇具有跨領域、科際整合性質,牽涉理論與實踐的面向。由於全球化及其相應的地方化或本土化的發展,人們開始審慎的反思演化中的博物館性質,也探索其所隱含的社會文化意涵。

不同類型的博物館織造出獨特的意義之網與價值,而臺灣博物館事業一起

步便面臨博物館之本質的和技術的問題。2005年的仲夏,繼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和輔仁大學的「博物館學研究所」之後,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NMNS)與國立臺北藝術大學(TNUA)依據教育部去(2004)年3月頒布的「國立大學院校與國立社教機構合作辦理研究所及學院試辦要點」合辦「博物館研究所」的意義與價值何在呢?臺灣學界與社會大眾如何詮釋博物館這個新興事物呢?

研究所的策略與目標

博物館事業與博物館學隱含實用主義(pragmatism)的本質，博物館知識與日常生活的實踐密不可分。正如同實用主義者的企圖，當代的博物館與博物館學，往往不以學院裡的學者之特殊思想為關鍵來「賦予博物館意義和價值」，而企圖以人類的行為為關鍵來「使博物館具有價值和意義」。二十世紀下半葉的「新博物館學」(new museology)既蘊涵人本主義的色彩，也是一個具有整合意義的學問，除了強調解決問題的方法以及脈絡主義(contextualism)，也講求事物的發生學以及事物之間的連續性和等級的關係。要達成完整的博物館的社會意義，必須有意識的整合認同與價值、知識與事實、手段與目的、理論與實踐等的二元性。做為經驗與知識之發展與傳遞的博物館詮釋和溝通行動，既然具有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功能，便取得參與建構社會文化體系的可能性。

博物館的定義因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而有所不同。除了從博物館「應該有什麼內容與功能」的描述性定義(descriptive definition)來理解博物館之外，近年英國博物館學會(Museums Association)便曾草擬一份「建立二十一世紀卓越博物館的宣言」。該宣言明確的指出：在社會經濟衝擊下，廣義的博物館是科學與藝術普及教育或終身學習的中心，是公民與社區的空間(museums as civic and community spaces)，是社會變遷與促進文化理解的機構(museums as agents for social change and promoting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典藏人類文化遺產的博物館是創造力的觸媒(museum as catalysts for creativity)，是旅遊與觀光的關鍵夥伴(museum as key partners in travel and tourism)，也是文化研究與創新(research and renovation)事業中重要的一環。事實上，博物館也是生

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的中心(museums as centre for bio-cultural diversity)。在前述新角色之下，將博物館視為一個能動主體(agency)的文化研究更方興未艾(王嵩山，2005)。

臺北藝術大學與自然科學博物館合辦「博物館研究所」，發展「研究博物館的學問」(“Museology” means “museum studies”)，不但「嘗試追求卓越的博物館專業基礎研究」，更將「強調知識與實踐共同成長的必要」，「關懷博物館事業的社會文化相關性」，進而對臺灣各地的文化資產維護進行作深入的探討，達到將博物館學的知識回饋社會的目的。要達成前述企圖，需要什麼樣的教與學的環境呢？

跨界結合之特色與資源

臺北藝術大學之特色與資源

大學是博物館研究的重要場域(王嵩山，1987)。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已成立了許多博物館 / 美術館研究的相關研究所，例如：美術史研究所、美術創作研究所、造形藝術研究所、科技藝術研究所、戲劇研究所、劇場藝術研究所、音樂學研究所、舞蹈表演與創作研究所、傳統藝術研究所、藝術行政與管理研究所、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電影創作研究所、劇場設計學系、美術系。此外，目前校內也已成立或已規劃的幾個展演場所，都可視為不同藝術類型的博物館設施。例如：一、已經啟用的戲劇廳、舞蹈廳、荒山劇場、九二九希臘式戶外劇場、音樂廳與關渡美術館。二、往後計劃陸續成立的各種展演場地：目前，校方計劃結合各個表演藝術系所及其技術設備(如：劇場設計、服裝工廠、道具工廠、佈景、燈光室等)成立大學「表演藝術博物館」，以及預計2007年完成以動態影像藝術為重點的

「藝文生態館」。

上述場所是「博物館研究所」重要的教學資源。建校以來，臺北藝術大學已具備「大學博物館群」的規模，展現出跨領域藝術互動的局面，且擁有具特色的師資，如能延伸到博物館研究的領域，建立教學平臺，可以發展成一個更為完整的藝術大學。前述各系所的（表演藝術、視覺藝術）專才，除了有助於發展博物館展示（平面、立體、數位）設計、藝術（導覽、劇場）教育等方面的學問之外，有關文化藝術管理以及傳統藝術的研究是臺北藝術大學近年來的特色之一，累積相當的教學研究成果，是「博物館研究所」在這方面發展的基礎。文化藝術管理課程將可以從「博物館研究所」與科博館獲得更豐沛的奧援，從事博物館（思想、政策、規劃設計、行政管理、觀眾研究、展示批判、博物館評量、博物館與社會文化發展等）實務研究，有助於提昇文化資產學院的「再現」與「創意」教學研究的深度與廣度。

自然科學博物館之特色與資源

創立二十年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占地二十公頃（本館十公頃、植物園四公頃、地震教育園區六公頃），擁有約 70 萬件收藏品與相關資料，足以成為教師與學生「創意的觸媒」。開館以來，科博館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進用（與升等）的專業研究人員（包括人類學組、動物學組、植物學組、地質學組、典藏管理組、資訊組、展示組、科學教育組等）目前共計 63 位，其中具博士學位或副研究員以上資格者共計 27 位。館內 curators 的重要職責，除了要能維持博物館的合理運作之外，也被要求交出自然史與博物館專業（展示、教育、資訊科技、典藏管理、博物館學）的研究成果。館方發行的《蒐藏與研究》(Collection and Research)（原稱「自然科學

博物館學報」)《博物館學季刊》(1986 年創刊，已發行至第十九卷)，分別成為當前臺灣的自然史研究與博物館研究的重要期刊，持續標定「博物館學與博物館誌的當代議題」；此外，館內圖書室收藏全臺灣最完整的博物館學圖書、期刊與文獻。

自然科學博物館通過幾個重要的「科學與文化生產」，促進社會大眾之科學理解與文化的理解。包括：「常設展廳」（如生命科學展示廳、人類科學展示廳、地球科學展示廳、熱帶雨林溫室、植物公園）與「劇場」（如太空劇場、立體劇場、環境劇場、鳥瞰劇場、多媒體劇場）的節目，每年持續的在四個特展室與相關空間推出十餘個自行組織的「特展」，並持續的創作人文社會與自然生態的「影像多媒體節目」，以「國家典藏數位化」成果建構「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數位博物館（例如：「匠寮記憶數位博物館」、「人之島數位博物館」、「阿里山山脈與鄒文化數位博物館」）」等作品。

自然科學博物館是一個結合科學與文化創意的基地，博物館的溝通與詮釋工作重視生物學知識與原住民族群異文化(other culture)的視野。二十年來，自然科學博物館已發展成關懷自然史與社會文化史的蒐藏、研究、展示、科學普及教育研究機構，在既有「基礎學術研究」取向之上，作為博物館學生實務演練、教師與研究人員獲得啟發、從事「行動研究」之場所。

穿梭邊界尋求創意的奧祕

英國文學理論家 Terry Eagleton 在 *After Theory*(2003) 一書指出：「同時的處於一個位置之內與之外往往能夠滋生最具創意的想法。那是個資源豐富的所在，儘管並非永遠是個毫無痛苦的地方。」(李尚遠譯，2005：57) 兩個機構合辦研究所，讓師生、研究所本身、

教學與研究、理論與實務發展，都處於英國人類學家 Victor Turner (1969,1974) 所說的「既非此又非彼 (between and betwixt)」的中介位置，持續的「穿梭邊境」、尋求創意。

追求創意的詮釋與溝通，是兩個機構合作的基礎，二者最大交集在於科學與藝術呈現的「規劃」與「設計」之「創作」與「研究」面向。雙方研究員與教授，將互動為一個學術與實踐社群，合作培養國內迫切需要的「博物館藝術與科學的詮釋與溝通研究和實踐的專才」，並通過博物館的實踐與實證研究，持續探問人與社會文化發展的議題。

藉由人文藝術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博物館之規劃與設計、展示設計、展示評論等方面的研究與教學，培養在專業工作上可以成為臺灣的博物館學基礎研究工作者，既能釐清物件（包括蒐藏品與博物館本身）知識的與美學的社會性及科學性，也探索促進社會大眾的人文藝術與自然科學的理解能力的操作模式與理論，並關懷臺灣當前的博物館、藝術、科學與社會文化發展問題。不僅如此，合宜的且具創意的博物館詮釋與溝通的（規劃、設計、執行）技術之學習與精進，不但對博物館工作有所助益，也可應用於備受威脅的文化／自然資產的維護，並監督政府政策（如博物館與美術館建構、社區營造、文化創意產業等）之施行。要達到這種要求，我們必須清楚博物館研究是怎麼樣的一門學問。

博物館研究作為一個知識領域

1980年是臺灣有意識的開始進行文化建設的年代。不只臺灣當代博物館運動的肇始者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設立了籌備處，遍布臺灣各地的縣市文化中心

硬體完成、運轉，並開始尋求特色發展，臺灣博物館學的論述也自這個時期開始出現。例如，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出版的《博物館學季刊》（目前已經出版至十九卷，共計七十六期）、國立臺灣博物館的《臺灣博物》、國立歷史博物館的《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故宮博物院的《故宮文物月刊》、臺北市立美術館的《現代美術》、國立臺灣美術館的《臺灣美術》、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的《美育》、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的《科技博物》等刊物，形成引介外來觀念和學術論述場域。此外，一個整合性的博物館學會也已經成立，相關的研討會數量持續增加，博物館學課程在大學的歷史系、人類學系、文化資產相關系所大受歡迎，兩個博物館學研究所相繼成立。

上述博物館學的相關論述至少有如下幾個特色。首先，臺灣博物館學的認識過程中，漸漸由編年紀事的歷史描述、技術與功能的引介，進入闡釋的、同時限理解的、理論上的思考與辯證。其次，這些論述也相當程度的呈現了博物館學本土經驗上的收穫，實證研究的比例增加，而且開始在某些論題之上呈現累積。至少，不同社會文化體系中的博物館事業之例子的掌握、博物館之內在功能的反省、社會文化角色的本質及其變化、不同類型博物館的範疇與性質等，都得到一些注意力。而不同專業（如人類學、建築學、歷史學、生物學、行政學、教育學）等知識背景的投入，也賦予臺灣博物館實證研究的可能性。由於博物館事業的實用本質，這些關注著臺灣博物館及其學問之開展的 curators，不但有落實實踐的技術與觀念，也懷抱使知識與生活相接連的熱忱；但這寥寥無幾的 curators，面對臺灣蓬勃的博物館運動，不免受到過度的需求，導致無法得到技術、經驗和思考上有意義的累積。更因為缺乏足夠的學術研究、知識累積與傳遞基地，使得博物館

的理論發展和人才訓練受到極大的限制。換言之，臺灣的博物館研究社群尚有待積極的建構。當我們警覺到博物館的角色與功能在歷史的演變中，逐漸的呈顯出民眾與社區的、經驗的、動態的、反思式的以及未來的導向時，我們更需要從較新的角度提出問題、參與多樣化的實踐，重視博物館專業能力(museum competence)的訓練和基礎博物館研究的建立，型塑博物館學及其相關的社會文化事業。

為了達到上述目標，博物館研究(museum studies)必須探索博物館本質之真正關懷和方法論、理論的發展，持續的累積博物館工作的專業知識；在實踐的層面上，也必須追求具備操作性意義的博物館技術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嚴謹的對待管理與組織型態、保存與維護、博物館規劃與設計、展示與教育設計、媒體的開發與運用、展示批判等基本面向。也就是說，我們應積極的探索有關博物館哲學與實踐的原因及其原理的充分而有效的知識體系與方法論，並體會社會脈動、與社會文化需求對話。事實上，在我們嘗試研究以求增進社會大眾的“museum literacy”之前，更要深化博物館專業社群本身的“museum literacy and competency”。

近三十年來，博物館學努力地爭取自成一格地位，其學科的內在分支與方法論必須要有更細緻的區辨與規劃，並掌握其與地方性本質之關係。再說，博物館學本身的論述對象，除了重視博物館所收藏的「物件」、博物館的「人與社會文化的關係」之外，晚近更興起博物館（展示與教育）之詮釋與溝通(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museum)的研究與教學。因此，因應當前國內博物館事業蓬勃發展之需要，博物館研究所必須提供人文藝術與科學整合之專業認知、理念思辯及實務經驗交流的機會，培育博物館展示及教育等業務之規

劃、設計與執行等方面之人才，提昇我國博物館從業人員之專業水準，並促進博物館學之發展。

簡言之，博物館研究作為一個知識領域(museum studies as a field of knowledge)的特徵與性質是什麼呢？博物館研究包含四個不同範疇：一、深入的研究博物館的蒐藏品(museum collections)，二、博物館之存在哲學、目的與功能的研究，三、研究博物館（蒐藏、展示、教育、研究、社會服務等）實體與其運作方式，四、跨領域的研究人與其所處環境（自然和社會文化）的關係。

建構博物館研究與學科專業的實踐網絡與社群

博物館研究所之學術定位，是站在自然史博物館與藝術大學的基地，發展藝術、科學與社會文化研究的跨學科領域整合，涵納西方學術成就，並推動本土化理論與實踐模式的建構，嘗試通過研究、教學與實踐的多向途徑，創建具有特色之「臺灣的博物館學」，並期待以文化思維、社會關懷與設計美學為基調，反思式的參與臺灣新博物館運動。

博物館研究以複數形式博物館(museum entities)為探索主體，可以再區分為進行學理與知識論探討的「博物館學」(museology)，與記錄論述博物館工作專業發展的「博物館誌」(museography)。

前者的目標在於詮釋博物館做為一個社會文化生產並傳遞知識價值的機制，致力於研究博物館本身及其所繁衍出來的觀念與思想模式、價值體系與組成方式。而後者則關注博物館事業實際運作的方法，博物館人掌握博物館誌知識與技術可以增進工作效能。博物館理論研究與博物館事業實際運作方法之學問相關而有所差異，二者應發展分別而

互補的教學、研究與行動系統，正如 John Seely Brown & Paul Duguid 在 *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2000) 書中所提出的看法，我們所實際參與建構的是「實踐網絡」(network of practices) 與「實踐社群」(community of practices)。前者指涉一群（可能）未曾謀面但從事同一種實務工作者所形成的網絡關係，後者則是一群共同在一起從事相同或類似實務工作者、具有更緊密的社群關係。

博物館研究所課程的教學目的，不只嘗試在知識的原野、創意的平臺之中「養成專業的博物館工作者」，也要「培育博物館學的研究者，以及人文藝術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之知識訊息溝通傳播的研究者、教學者與行動者」。因此，教學與研究的內容涵蓋闡釋不同地域、不同類型博物館（與美術館）的社會性與存在意義的議題。

博物館研究所的教學、研究與行動事業，必須把握博物館學之理論與實務的分際與性質，在理論層面要清晰的展現學科精神、知識結構與研究方法，在實務層面要啟發與培養潛在的博物館相關工作者。本研究所以增進社會大眾的人文藝術、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展示與教育所涉及之）訊息溝通與觀眾研究為重心，臺北藝術大學與自然科學博物館（不斷動態地衍生）的「博物館繁衍場域」，將扮演「作為研究與教學計畫的實驗室」的重要角色。事實上，我們也可期待博物館研究知識上與實務上的收穫，亦將有利於自然科學博物館的整體發展。

正因為有前述的需求，博物館研究所的課程規劃，以「人文藝術學」、「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等三學科為經，「博物館比較研究」、「博物館詮釋與溝通研究」、「應用博物館學」等三領域為緯，區分為「必修」、「選修」與「碩士論文」（或畢業製作）三部分。此外，學生亦應在「獨立研究」與「博物館建構

繁衍場域」中實踐（實習）。

我們期待，博物館研究所的成員們積極的參與建構博物館研究之實踐網絡與實踐社群，從事研究、教學與行動互為主體的專業訓練與工作。不論是教學者或求學者，都將選擇某一項博物館專業為發展面向，厚實某一種學科知識，並以某一個地方為範疇、熟悉某一類型的博物館，藉以教學相長、養成創造的能力。通過理論研究、課堂教學與社會實踐之既分殊又整合的途徑，本研究所以終將推動博物館研究的本土化實踐架構與理論，不但與西方對話，也嘗試描繪臺灣博物館之知識疆界，以文化思維、社會關懷與設計美學為基調，反思式的參與臺灣新博物館運動，提昇博物館從業人員之專業水準，促進臺灣博物館研究之學術發展。

參考文獻

- 王嵩山 1987 臺大人類學系標本陳列室：一個小型的考古學、民族學、體質人類學專業博物館。博物館學季刊，1(4): 65~68。臺中：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 2003 差異、多樣性與博物館。臺北：稻鄉。
- 李尚遠譯 Eagleton, Terry 原著 2003 理論之後(After Theory)。頁：57。臺北：巨流。
- Brown, John Seely & Paul Duguid. 2000. *The Social Life of Information*. Boston, Massachusetts: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 Turner, Victor. 1969. *The 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structure*.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74. *Dramas, Fields and Metaphors: Symbolic Action in Human Society*.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收稿日期：94年6月30日；接受日期：94年9月30日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研究員、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Graduate School of Museum Studies, TNUA, Taiwan

Sung-Shan Wang *

Abstrac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Museum Studies is devoted to exploring the nature of museography and museology and their relationships to socio-cultural system. The members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Museum Studies are based in the museum reproduction field, with expertise in 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and natural scienc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and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serve as the stage and laboratory in the three major fields of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eums, museum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and applied museology. Members will construct network of practices and community of practices to engage in interdisciplinary professional training related to research, teaching and social action. Both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will develop in a certain field of the museum profession (such as museum exhibitions, museum education, and collections studies etc.), a specialized academic discipline (such as history, anthropology, biology, or sociology), a certain locality, and familiarity with a certain type of museum (such as natural history or natural science museum, history and culture museu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arts museum, and general museum), to elevate creativity in improving museum literacy and competency. Through the separation yet combination of approaches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classroom teaching and social practices, the members of the Graduate School of Museum Studies will take cultural thought, social concerns and design aesthetics as the fundamental keys to carry out reflexive participation in the new museum movement of Taiwan.

Keywords: museum studies, museology, museography, museum interpret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useum literacy and competency

*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Curator,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